

英文程度到底如何，竟是如此專注地成爲它的忠實讀者。他從雜誌中知道了拳王阿里的運動生涯，阿里原叫Cassius Clay，信回教後才改名阿里，他如何在羅馬奧運奪魁後轉入職業拳賽，及其如何預言將在第幾回合時擊敗對方，他賽前所編的詩如何迷人，林敏生生活在離阿里數千里外的小島上完全瞭若指掌，至今還如數家珍。

林敏生專注於體壇新聞動態的精神，的確令人吃驚。但在他不斷擴充這方面知識的同時，有二方面影響也正在慢慢滋長著；其一是他在語言方面的能力，無論是日，英或中文；另一則是這些體壇知識，正爲他的業務作儲備，將爲他開啓往後的國際大門！

之七：軍旅生活

一九五六年十月，林敏生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在這之前的八月，他參加了司法官的考試；九月，應試於公務員就業考試，十月入伍前，這兩場考試的結果均尚未揭曉，他帶著一顆等待的心，坐上了隱隱震動的火車，南下到台中車隆埔入伍，接受爲期三個月的操練。

那是一段嚴格的體能訓練期，他每天都被折磨得又累又慘才能回營休息。
十一月，放榜了。

林敏生高中公務員行政官，名列前茅。但是司法官卻名落孫山。他非常失望，一個人躺在軍

營內的草地上仰望天空浮動的白雲，他覺得很對不起父母。

不知過了多久，等他從草皮上站起來時，他的心已經像當時他頭上那片蔚藍的天空一般開朗了。

林敏生不喜歡積鬱心中，他還有的是機會。

結訓後，林敏生被分發到尚在籌備期間的軍法學校，進行四個月的分科教育，他由二等兵晉升爲下士。當時的軍法學校校長由海軍少將吳智擔任。

這是一段軍法課程教授的時期，林敏生必須學習軍事刑法、軍事審判法等有關軍中紀律的法學課程。相較於前一階段，體能操練被唸書取代，對於他這麼一個讀書人來說，確實輕鬆多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林敏生完成了分科教育，現在他是一名少尉了。他與台大法律系同班同學黃金富一起，被分發到隸屬於常備八十一師的預備第五司擔任檢察官。常備師事多，通常比較忙碌；而林敏生所待的這個預備師，負責的是訓練預備軍人，因此，只有在教育訓練召集時才有兵，平常只是偶爾辦辦士兵逃亡、殺人或強姦等軍事案件，工作算得上輕鬆。黃金富應屆畢業即考上司法官，兩人在這裏一起服役，他經常暗中幫忙林敏生，自己多處理些案件，讓林敏生好好唸書以準備考試。後來黃金富的大妹玉蓮與林敏生的大哥成親，這兩位同學也成了姻親。

當時林敏生的師長是傅伊仁少將，軍法組長是劉夢熊少校。傅師長爲人有趣，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裏認識了林敏生，兩人相談甚歡，他總是稱其小軍法，有事沒事就叫林敏生去他那兒吹牛

聊天。師長常說：「嘿！這個小軍法好聰明。」營裏頭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小軍法和大師長是好朋友。

其實，林敏生和大夥都處得很好。他出生於平順的環境，對人不容易產生懷疑，而外交本是他從小的特長，加上他那時毫無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在這裏他是人人皆朋友，處處得人緣。

林敏生的北京話是在軍中學的，尤其是當時湖南人當兵的特別多，他身旁盡是那些滿口方言，一碗飯就配上一碗辣椒的湖南人。

他這才發現同是湖南人，也不一定可以用他聽不懂的方言彼此溝通的。他記得一次軍法案件中的被告是湖南人，該案審判長則是常備師組長，也是湖南人，但北京話不十分標準。審判長以湖南國語詢問被告，被告則面帶莫名其妙的表情答之，幾分鐘以後，審判長居然發火了，同是湖南人，他卻聽不懂被告的陳述。林敏生見狀不對，偷偷跟審判長暗示：「要聽懂你的北京話都很難喲！」於是，二個湖南人分別以北京話說給小軍法聽，再由他翻譯給對方。

這件案子終於結案了，那時案子不多，尤其是與常備師共同辦案，辦完後總是得大打牙祭一番，反正常備師比較有錢，養雞又養鵝的，這下有了名目，可派上用場了。林敏生喜歡和常備師的人辦案，可以養養嘴也是因素之一。

當時的軍官與士兵月俸不多，有些人跟著國民黨離鄉背井來台，卻在軍中事端特別多。林敏生任職少尉，每月有新台幣一百六十元，再加上法官補助俸二百四十元，他月可實拿四百元。而

少校級軍人才月領三百多元，有些在鄉下娶了台灣老婆，平時沒事就得回去幫忙以維持家計，看他們年齡不小卻得扛著一袋袋重米，林敏生對他們十分憐憫。另有些外省阿兵哥不能適應台灣的生活，思鄉想家又無法聯絡，再一受氣便如火山爆發，那個時代常有士兵用卡賓槍橫掃同僚再自殺的案例。林敏生和同事們均彼此告誡，少刺激這些外省來的戰士爲妥，以免莫名其妙成了槍下魂。

六月，林敏生開始爲律師考試全力衝刺。

他把每一科該看的書各擺一列，書量最多的民法第一個被淘汰，他想想，民法以前基礎打得厚，現在就算不看，再怎麼考也只和其他人差個二十多分，書多時間少，他必須選擇最經濟的方式。歷史、地理太浩瀚無邊，一個中國那麼大，論歷史的時間和論地理的空間，對他這個從小就沒有熟悉這些東西的人來說，現在臨時要讀也太晚了。國文考作文一篇，也不知道該如何準備，所以列入不需準備那一邊。商事法一科包括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及保險法四種，唸起來既多又雜，分數分配很少，也呈半放棄狀態。他用消去法濾去了不想唸、不必唸、不符經濟效益唸的科目後，開始全心置力於刑法、憲法、破產法、強制執行法、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這幾科，他認爲把握住了這些，才是他致勝的關鍵。

八月天，考試前一週，他向上級請了一週的考試假北上。他聽到他們一邊准假一邊開玩笑地罵著：「他媽的，這個林敏生一天到晚請假！」

軍人的優待票只能坐慢車，從嘉義回台北的路上，慢吞吞的列車讓他坐了十幾個小時。在車上，他一口氣把蔡章麟所著的民事訴訟法複習完畢，他突然感到，這次他一定考得上，二個月的專心準備已經是他的極限。

考試共分四天舉行，前三天各考三科，最後一天考一科。約有二百多人應考，林敏生在考前絕不與同學猜題或聊天，他努力背書直到考試鈴聲響。考憲法前他正在背著第八條「人身自由之保障」的條文，在考卷一發下來就赫然見到這個題目，他立即提筆洋洋灑灑地揮毫下去。

林敏生其實一直很擔心國文作文會出那些中國古書中節錄下來的語句，如果連題目都看不懂，再怎麼發揮也是枉然。還好，運氣不錯，那一年考的是稍微白話的題目，他還記得他拿筆寫下的第一句話是：「今日之世，亂世也……」。最後一天考史地，他在前一晚向正在師大附中唸書的弟弟紀彥借了地理課本，囫圇吞棗地背到凌晨兩點才睡去。地理題目中有「論中國地形及氣候特色」這麼一題，這正好在前一晚都背到過，他振筆疾書，將秦嶺如何畫分南北雨界、溫度、雨量、氣候形成各如何等一一列下。

他的史地高達七十五分。二百人應試，上榜二、三十人，錄取率在十六%左右。五十五分及格，林敏生的成績是五十八分。

這一役打得漂亮，他終於站穩了事業的第一步。

接下來的五個月，他開始為日後的工作先作準備，中文是他必須加強的，他將國語日報所出

版的二、三十本古今文選從頭細讀，一本約七、八十頁，這段時期他成了標準的中國古文迷，沈醉在唐詩與宋詞優美的意境中。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他終於結束了十八個月既練身體又充知識的軍旅生活。毫無疑問，他一點時間也沒有浪費，這是段碩果纍纍的歲月。

他搭上平快列車返回台北。雖然回程的慢車可以有免費的優惠，但歸心似箭的兵士們都搭上了平快車，想早早趕回家中和親人相聚。回程沿途，林敏生看見一張張熟悉的老面孔出現在火車上，他們都是分散在台灣各鄉鎮當兵的老同學，和林敏生一樣，服役期滿正趕搭上回家的列車。

高考及格的林敏生綻開了一臉笑容，和他們一個個熱絡地打著招呼。